

写在旅游研究边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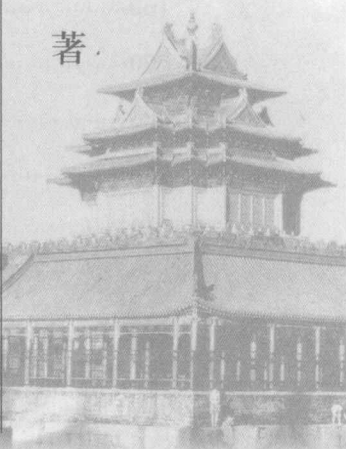
戴学锋 著

旅游业是一个实践性的产业，旅游研究必须强调与实践的结合；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产业，旅游研究必须依托基础学科的支撑，而不能在旅游业内独自建立旅游研究的大厦。

中国旅游出版社

写 在旅游研究边上

戴学锋 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建华 杨沛武

装帧设计：鲁筱

责任印制：冯冬青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写在旅游研究边上/戴学锋著. -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9.7

ISBN 978 - 7 - 5032 - 3819 - 2

I. 写… II. 戴… III. 旅游 - 文集 IV. F59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0519 号

书 名：写在旅游研究边上

作 者：戴学锋

出版发行：中国旅游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 9 号 邮编：100005)

<http://www.cttp.net.cn> E-mail: cttp@cnta.gov.cn

发行部电话：010 - 85166507 85166517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

版 次：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 张：14

字 数：181 千

定 价：30.00 元

I S B N 978 - 7 - 5032 - 3819 - 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CONTENTS

目录

旅游研究必须走出象牙塔	001
《老北京旅行指南》的启迪	003
圆明园遗址遐思	008
北京需要怎样的标志性建筑	012
从角落尿臊到旅游者行为规范	015
从一场不该进行的“探讨”	
看我们的文物保护意识	018
儿子的百草园	
——城市植被绿化小议	022
公园本义	
——园林化城市的梦想	025
古村落旅游开发与文明延续的异想	032
古都花季	035
怀念爆竹声中的岁月	038
襄仁爲美	041
旅游者的成熟是对导游最好的监督	045
为旅游业引回人文关怀	
——读《全球旅游新论》一得	048
音乐会礼仪随想	053

历时 28 年腾退有感	058
喜忧步行街	060
苗生	064
总经理为什么不能“端盘子”	
——在“鞍钢宪法”故乡的思考	068
碰瓷儿	071
主持旅游规划需要什么样的人	074
大树功旅游区	078
“沉闷”之旅引发的思考	082
走出传统资源概念，泉州旅游大有可为	
——泉州旅游发展战略思考	086
“煤电之城”的凤凰涅槃	
——阜新开发“煤电工业遗产旅游之城”的构想	090
北京交通堵在了思路上	
——对北京交通规划的深层次思考	096
没有围墙的主题公园	
——红楼梦源文化旅游带规则，探索主题公园的新出路	112
怀忆什刹海荷花市场	116
“节约型社会” VS “亮丽工程”	120
扶持老字号，关键是恢复其生存的土壤	123
“狗定理”在园林设计中的应用	
——对北京都市园林建设的一点看法	130
“大屋顶”的联想	133

高山草甸的宿命	
——从博弈论角度看旅游规划	135
红桥为什么红火	
——恢复商业发展土壤的思考	141
什刹海建设湖心生态湿地设想	144
“无中生有”与“有中看无”	
——对旅游规划多样性的一点看法	148
先农坛为什么不能园林化	152
利用工艺品手工作坊，发展崇文旅游业	157
从洗手间里的尴尬谈规范服务	172
谁来关心贫困人群的旅游	175
“中国驴友日”的建议	178
旅游业：在“冰河期”凤凰涅槃	180
新加坡救助方案的启发	186
SARS 让我们对旅游研究进行反思	189
旅游预报应该准吗	195
如何向外国人做调查	197
“我们”是谁	204
有益的尝试，共同的目标	
——香港、内地十年旅游业发展的	
意义和启示	206
奥运会门票最低仅 5 元	208
黄金周尘埃落定后的思考	210
“绿色 GDP”考核引发的思考	211
为什么说中国出境旅游是超前发展	214
后 记	218

旅游研究必须走出象牙塔

说到旅游研究，作为研究者的一员，我总感到非常惭愧，因为旅游业中最需要研究的问题，大都不是研究者提出解决方案的。回想近 30 年来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历程，从旅游定点制度的建立，到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制度的建立、旅游统计指标体系的建立、饭店管理制度的建立、旅游主题公园的设计、大型旅游集团的运作模式等各个方面本来都应是旅游研究者研究的范畴，然而，以上所列绝大部分却都是一线的行政管理人员和旅游企业管理者在实践中提出的解决方案。最典型的事件也许是 SARS 期间，当新加坡的旅游研究者已经与政府一起制订灾害应急处理办法时，中国的有些研究者却还在闭门造车地“证明”中国入境旅游业的下滑仅仅是海湾战争影响的结果，与 SARS 无关。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结果，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旅游研究本身的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其一是旅游研究缺乏旅游实践的支撑。旅游研究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在旅游实践中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探讨，而抛开旅游实践，几乎没有单独的旅游理论的立足之地。但现在很多研究从书本到书本，缺乏起码的实践。日前，我参与一个研究饭店管理的论文评审，该研究者不仅根本就没有参与过饭店的管理，甚至也从未到饭店内部管理中实际考察过，这样的研究自然很难对实践有什么指导意义。

其二是当前的学术氛围不鼓励研究者参与实践。在我们这个重视“科学规范”的年代，各主要学术刊物都要求研究的论文符合学术规范，要有大量的参考文献支撑，而这些参考文献基本只能是其他论文，这样论文引用论文，形成了“完美”的“自组织”体系，在这里最重要的是体系的完整，至于是否对旅游实践有意义则不是重要的问题。相反，案例研究则往往被认为不够学术规范而被学刊枪毙。在这样的“引导”下，旅游研究越来越脱离旅游实践。

其三是旅游研究过于强调旅游学科本身的研究，缺乏其他相关学科的支撑。旅游学科本是一个边缘化的学科，需要其他基础学科的支撑。但是，当前很多院校过于强调旅游学科自身的建设，过于强调旅游内部学科的设置，旅游专业越分越细，但是却忽视了基础学科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比如，有些研究出境旅游对经济影响的文章，连旅游收支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地位都不知道，居然提出用出境旅游平衡外汇顺差，焉能得出可信的结论？类似这种缺乏起码的经济学常识的旅游经济学论文并不是偶然现象。

其四是旅游学科分支过细，且旅游业内各学科缺乏足够的交流。当前旅游学科的分支越来越精细，从旅游饭店管理、旅行社管理，到会展专业、休闲专业等，而这些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显然不够。研究领域的精细分工是一个学科深入发展的必然，但旅游业毕竟是一个整体，一味强调专业性而忽视旅游研究的整体性也是造成旅游研究难与实际结合的重要问题，甚至造成了细分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

总之，旅游业是一个实践性的产业，旅游研究必须强调与实践的结合；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产业，旅游研究必须依托基础学科的支撑，而不能在旅游业内独自建立旅游研究的大厦。

《老北京旅行指南》的启迪

最近，有机会重读北京燕山出版社重新编排整理、定名为《老北京旅行指南》再版的马芷庠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编纂的《北平旅行指南》。恭读此书，受益匪浅，掩卷思之，感悟良多。

其一是对旅游业六大要素（食、住、行、游、购、娱）的认识。

从事旅游工作十余年，早已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这种观点，即旅游业是由食、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构成，而对这六大要素的确认是改革开放后十余年才逐渐完成的。翻开《老北京旅行指南》的目录就让我吃了一惊，该书目录明明按名胜古迹、食住游览、旅行交通、工商物产、文化艺术、公共团体、社会公益分为七个部分（原书还有军政机关部），不仅完全包括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六大旅游要素，而且特别强调了六大要素之外的文化艺术、公共团体和社会公益。读了马老的书，我才省悟，所谓的六大要素是旅游行为所必须涉及的六个方面，这早在20世纪30年代，有识之士就已经意识到了，只是没用简洁的语言将其归纳出来。其实，旅游过程是在短期内将人的需求从甲地转到乙地的过程，因此人的所有短期需求都包括在旅游需求之内，而这些需求简单来讲就是食、住、行、游、购、娱，所以这六方面构成了旅游业的基本要素。但决不是讲上述六个基本方面的需求，就是旅游者需求的全部。在《老北京旅行指南》中马芷庠先生除重点介

绍文物古迹外，还着重介绍了北京的历史沿革、文化艺术、社会团体、社会公益、军政机关，包括学校、报社、医院、同业会、外埠会馆等，甚至介绍了北平当时的 400 多位社会名流，而将吃住游览放在一部内。从马老书中，我深深地悟得，旅游的核心是体现在食、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背后的文化，简言之是旅游目的地的社会文化、风土人情的总和。

当前我们正在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旅游业，当务之急就是建设独具中国地方特色的旅游业。而现在在北京，似乎一提起北京旅游文化就是原来天桥那一套。马先生对天桥是这样评价的：“此处虽个别有‘身负绝技者’和‘武术世家’，但‘市井杂处，良莠不齐，率多江湖术士，淫词艳语，以迎合人心，藉博蝇头微利’。其实北京的文化博大精深，有皇家文化、宗教文化、士大夫文化和各层次的市井民俗文化等，可以讲是集中中华文化精华于一地，天桥文化只是其中之一，是较低层次的部分。这表明我们对旅游文化的理解多么狭隘。

现在，更有些地区以为建造类似西游记宫、魔鬼妖洞等人文景观，或是遍地开花的夜总会、卡拉 OK 之类就可丰富旅游六大要素中相对薄弱的“娱”，就可以繁荣旅游文化。这不仅仅是狭隘，而且是愚昧。

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马老描写的北京特有的文化景观都消失了，比如护城河边的驼队、东便门外的游船、走街串巷的叫卖等，这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有一些是可以保护利用的，比如什刹海边的民俗景观等，这不仅对旅游者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而且也是丰富市民文化娱乐生活的重要方面。还有北京独特的饮食文化。比如全聚德，现在大家普遍仅仅知道烤鸭做得好，而不知这里的拿手菜还曾有蘑菇鸡和沙锅鸡。当时北京叫得上名字的餐馆，无论大小都有自己的拿手菜，如东兴楼的拌鸭掌、炸鸭胗，泰丰楼的乌鱼蛋，淮扬春的肴肉煮干丝，西来顺的扒三白，厚德福的铁碗蛋，五芳斋的酱牛肉，等等。今天北京各个餐馆不是一

窝蜂生猛海鲜，就是上海本帮菜。再还有走遍世界都是同样味道的肯德基式的快餐。真不知这是文明的进步还是文化的退化。反正旅游者还是喜爱原汁原味的特色菜和北京特色小吃。保护、发掘北京丰富多彩的文化，发展旅游业大概没有给高楼大厦戴小帽子这么简单，古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体现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挖掘利用古都文化还须仔细斟酌。

其二是对北京文物古迹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

多年兵燹和人为的破坏，许许多多马老当时讲到的文物现今都已经荡然无存了，而初版此书是在1935年，距今不过50余年。短短50年与北京建城3000年、建都800年的历史相比实在是太短暂了。仅仅50年前，北京城墙上城楼的飞檐和城下婆娑的垂柳还在护城河中映出清晰的剪影，智化寺雕刻着九条盘龙生动精美的天花藻井还没有被盗卖到国外，北海小西天内的佛像还没被捣毁，各个道路路口的牌楼还没有仅仅因为阻碍交通而被拆除，宝珠洞内的肉身佛像还没有被列为“封资修”……由于社会落后，经济不发达以及各种人为的原因，马老介绍的文物古迹中有几十处现在已经消失了，让人痛心疾首。因此，对于幸存的文物古迹，我们更应珍爱，加倍呵护。这也是重读《老北京旅行指南》的教益。

50年前对文物古迹的开发利用方式有许多值得今天借鉴。比如故宫的开放，采取周日、周四开放中路及内东路，周一、周五开放西路，周三、周六开放外东路，周二开放中路各陈列室和慈宁宫、慈宁花园的方式。现在故宫只开放中路和部分东路部分内西路，中路的三大殿等主要景点不堪重负，人满为患，不得不采用环保鞋等方法保护文物古迹；而且对旅游者来讲，一天时间根本不可能将故宫看完，只能是走马观花。如分天分段开放，既可以让旅游者遍览故宫全貌，又可以让故宫的不同区域得到休整，还可增加故宫的神秘色彩，甚至可增加旅游者在京的停留时间（统计表明来京海外旅游者的平均停留时间只有不到4天），提高人均

消费（统计表明来京海外旅游者人均花费已经4年徘徊不前了）。再如玉泉山，门票仅仅5角钱，一般人都可接受，而园内房屋也可租用，且价格颇高，其中优等房间月租金可达200元（当时一般人的月收入仅为20元）。这样效益颇丰，而且贫富各得其所。原来那时人们已经意识到，提高旅游业的效益不能仅仅依靠门票收入，更不能简单地提高门票价格，将一般旅游者拒之门外。现在颐和园等古建内也有很多房屋大都闲置，如果适当装修出租，我想租金肯定高于五星级饭店。目前一些单位为“充分利用”文物古迹，大搞与文物古迹无关的娱乐项目，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游人提高经济效益，实际上却适得其反。看来在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文物古迹并充分发挥其作用，20世纪30年代的做法的确有很多值得今天借鉴。

其三是旅行指南的价值。

马先生著《北平旅行指南》是带着深厚的感情的。马芷庠先生虽非北京籍贯，但客居北京多年，从事新闻工作二十载，对北平风土人情、名胜古迹、旧都掌故，知之甚详，爱之甚深。马老为著此书广采博讯，查阅大量资料，历经数载，精心整理，加之张恨水等社会各界名流鼎力相助，终成此书。此书仅介绍的景点就达230处之多，非常全面（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人文景观和开发自然旅游资源，到1997年，据北京市旅游事业管理局统计，北京开放的所有景点也只有250余处）。此书刊登的照片有188幅之多，在拍照相当困难而昂贵的20世纪30年代是多么难能可贵。许多景点，马老都亲自考察，且颇有心得。如贤良寺（后改为小学，笔者曾在该处读书；而后开发旅游业建大饭店将其拆除），马先生写道：“庭中古柏参天，老槐荫地，清凉至甚。如夏季吾人苟置身庙中，就荫凉下，盘膝而坐，以茶一瓯，书一卷，祛斯炎氛。卷而抛书一觉，午梦初长，不知炎暑，则不啻又一桃源也。”再如什刹海，马先生写道：“沿堤垂柳，满塘菱荷，熏风拂水，藕香扑鼻，别有境天也。”老北京的小吃最具风味，12种

脍炙人口的小吃，被各配一首打油诗和一幅精彩线描画，生动形象，使人如临其境，老北京的市井民俗跃然纸上。

马老文化积淀深厚，很多看似平常的景点，一经马先生点化，寥寥数笔，便熠熠生辉，引人入胜。如西直门外的高梁桥，只“入暑后，蝉鸣柳荫，不让江南风景”十几字，便境界全出。再如夕照寺，只“古寺夕阳，诗意绝佳”八字，顿觉古意浓重。吾侪俗辈就是临大川、巨壑、千年古刹也难体会其中奥妙，然每每一经名人点化则觉奥妙无穷。如黄鹤楼，因崔颢的千古名篇，而声名远扬。其实，我们平时欣赏名胜古迹往往是按照一些审美大家的眼光去欣赏，否则我们自己很难发现其中的美感。读马芷庠先生的旅行指南，如同跟着先生，按着先生的眼光深切感受了一回已经和正在飘逝的古都风貌。这便是旅行指南的真正价值！

用剪刀糍糊“裁剪”的旅游手册也可以史料翔实、数据精准，但是由于没有切身的感受，如同没有生命的蝴蝶标本，就是再著名的景点也不能给人心动的感觉。

顺便说一句，北京燕山出版社再版马老的《北平旅行指南》时，用“马芷庠著”而不是原书用的“编”，的确非常准确。这是我读到的有关北京旅游的最好的一本书。

注：《老北京旅行指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7月第一版

1998.04.20

圆明园遗址遐思

记得初次去圆明园是20世纪80年代上初中的时候，当时圆明园给我的印象是宁静幽深，与城市公园迥然不同，很有点野味。后来，上了大学，在圆明园，我却常常扼腕叹息：这么好的园林竟毁于帝国主义的一把火，于是对帝国主义义愤填膺，同时对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厌恶至极。工作后，在案牍之余再去圆明园，又有了不同的感悟：觉得圆明园遗址废墟有种说不出的美，它与颐和园那种飞金鑲彩的建筑，明朗秀丽的山水，层次分明、错落有致、意境深远的园林布局完全不同；杂草深埋的古径、历经火燹的断壁残垣、饱经沧桑的石柱，给我的感觉是很难用一两句话表达的。这使我想起唐诗开卷之作——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古台，不仅仅看到古台斑驳，百草葳蕤，太行苍茫；对兵败契丹，慷慨悲愤，想燕王重用乐毅等事，感慨万千，发一念而传千古。同样，到圆明园遗址废墟，或许每个人也都有一番不同的感悟吧，它使平日在滔滔名利的行政烦嚣中的凡人感慨、遗憾、惋惜、思索、回味、反省、彻悟。或许这才是文化遗址废墟的真正价值。

光阴荏苒，十年弹指，这些年与圆明园久违了。前些天，听说圆明园开设了许多新景点，于是怀着好奇的心情，又去了次圆明园。

一进门就让我吃了一惊，原来幽静的湖面升腾起了高高的喷泉、飞驰着摩托快艇。再往里走，还听到了敲锣打鼓的声音，原来是当地农民开设的坐轿子的娱乐项目。在园里新建有满是牛鬼蛇神的“世界图腾荟萃园”等新景点。重修一新的古建筑，如万花阵等已根本看不出任何遗址的痕迹。还有为增加经济效益而建的、将原来的园林布局分割得七零八碎的重重围墙……所有这些新建、重建的建筑使圆明园面目全非，就连原来的园林布局都很难再辨认出来了。当我走在新铺就的宽阔的柏油马路上，双耳充满喇叭、小喇叭、锣鼓和摩托艇马达的声音，满目红红绿绿的彩旗，别说是工作后在此的感慨，就连中学时代以为幽静的感觉也荡然无存了。我甚至有点怀疑，这难道就是那个曾被雨果谴责为强盗的帝国主义焚毁的世界最著名的园林遗址吗？

市场经济真是“一抓就灵”。1994年8月某报有这样一条消息，题目是《我国加强对大遗址文化的保护》，说：“国家和各地文物部门开始采取切实措施，解决这一保护工作的难点……改变由国家包下来的办法，动员鼓励遗址（所在地）农民参与保护……采取谁投资谁受益的政策，吸引当地乡、村农民参与文物的开发利用，发展旅游业……”照此观点开发利用文物遗址，圆明园可能是最好的一个例证。

21世纪初，当意大利、希腊诸国已经开始认真研究保护历史古迹的时候，在我国敦煌，由于历史的误会，一个叫王圆箐的小道偶然成了这块瑰宝的“主人”。这个农民出身的半文盲的小道，真可谓恪尽职守，每天不断清理洞窟内的积沙，还要筹集资金修葺庙堂。同今人一样，“保护文物”最缺少的就是资金。正巧，他发现了藏经洞；正巧，外国的探险者来了。于是，一笔笔的交易完成了。探险者成了盗宝者，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小道王圆箐得到了修葺庙堂的费用，也成了民族的罪人。其实，王小道并未中饱私囊，而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出卖国宝的收入都用在修洞窟上了。只是小道所谓的“修”，不过是

往唐宋壁画上粉刷白灰，打碎历代雕像，重塑不伦不类的泥偶。当然，这正是王圆箴破坏文物的罪行。

听说前不久，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关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国际会议，会上外国专家谈的是如何保护历史遗产，而我们则大谈如何开发利用历史遗迹。似乎中国有太多的古迹，没有必要去保护，只要开发之为当代人服务即可。

由于愚昧、无知、贫穷、贪婪、短视和不负责任的开发，许多历史遗迹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面对类似对圆明园这样的“开发保护”，我们不得不大声疾呼，为我们的子孙留一份未破坏的本来面目的废墟吧！

其实文物保护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其已经存在了的本来面目。前些年，意大利对其历史遗迹进行维修，最后只是增加了几块经专家认定是原来古迹上的石头。就财力和技术而言，意大利完全有能力将古建筑重修一新，但重修一新的古罗马竞技场，还能吸引那么多旅游者，还有原来那么高的价值吗？同样不能想象再饰一新的金字塔，重塑鼻子的人面狮身像，完全芟除古树的吴哥窟。如同维纳斯的断臂、唐三彩上斑驳的瓷釉、兵马俑上的泥土一样，正是有了这样的残缺才使得这些文物增添了岁月的痕迹，更加美丽动人，因此任何的修复都必将是续貂的狗尾、添画的蛇足。

现在我们不仅将圆明园的一些古迹重修一新，而且还新增设了许多与圆明园遗址废墟格格不入的新景点和娱乐项目，把圆明园弄得花里胡哨、俗不可耐，这简直是在破坏文化遗址。

或许开发旅游与文化遗址保护永远是一对相生相克的矛盾：文化遗址无人参观其价值就得不到体现；而为了人们参观的方便，为了古迹的更长久的保存就不得不对遗址进行必要的维修，但这种维修保护或多或少都将改变遗址的本来面目，从而降低其作为古迹的价值。或许我们永远都只能在这对矛盾中进行艰难的选择：一方面尽量保持其本色；同时为了能长久保存进行必要的

维修，为了旅游者参观的方便增加必要的旅游设施。但无论如何也不应为了一时的利益，在文化遗址上增设与之格格不入的娱乐项目。

如何在保持圆明园历遭掠夺、火燹的本来面目的同时，尽可能地保持其作为世界园林艺术瑰宝的园林布局；尽可能在不影响其本来面目的原则下加固那些断壁残垣；尽可能在不影响观赏的原则下为旅游者增加必要的旅游设施，是我们永远无法摆脱的难题和责任。前些年，为了保护圆明园遗址，有关部门修补部分倒塌了的围墙；收集散落在民间的圆明园建筑石料、文物；疏通淤塞的河道；清理违章建筑，搬迁已住进园中的农民；在一些古建的遗址旁立碑标明原建筑的规模、式样，等等，这些做法是非常理智的、正确的。我们不应仅仅因为缺少资金而放弃这条正确的道路。因为，像圆明园这样的文化遗址废墟，既是文化遗址，有着上述废墟的欣赏价值，同时又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堂，保持其本来面目就有了双重的意义。只有在这双重意义上发展旅游业，才是常青不衰的旅游业，否则无论现在多么红火，无论创收多少，也都将是暂时的、一现的昙花。

1995.03.11